

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

陳逢源^{**}

（收稿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0 月 20 日）

提要

朱熹以四書建構儒學體系，明代則是四書具體實踐時代，不同階層，不同立場，不同角度，從政教而及士人，由士人而及庶民，從實踐到反思，從反思到創發，共同進行四書義理的思考，以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以及善本蒐輯的觀察，趨勢所在，可以分出三個發展階段：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援朱學為政化基礎，為治統政教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凸顯個人經典詮釋的見解，為義理辨析時期；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心學、理學彼此激辯，為多元開展時期。儒學浸潤影響，不同階段有不同訴求，朱學於帝制、士紳、庶民之間擴散發展，帝王援以繼承道統，肆行政教合一的訴求；士人援以為立身處世之思考；浸而及於士庶之間，書坊援以取利祿，學者用以取功名，各逞意見，各立宗旨，心學、理學的分化，更觸發多元競起的詮釋，四書為明儒學術核心，濡染影響由此可見。

關鍵詞：明儒、朱學、四書、心學、理學

^{*} 本研究「元明轉變下志怪傳奇小說之繼承與新變」經東吳大學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此外，日本訪書期間，蒙立命館大學芳村弘道教授引介，得閱靜嘉堂文庫、陽明文庫二處所藏，特此感謝。

^{**} 政治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朱熹於淳熙九年（1182）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集為一編，刊刻於婺州（今浙江金華市），「四書」之名由此而始，¹日後不論與學人相與講論，或是書院收召學生，以聖人相期，涵養累積，勉以研讀四書，《四書章句集注》為朱熹學術之精華，乃是無庸置疑之事。然而以朱熹承道統，進而以朱學為尊，又以之為政教核心，學術政治化的趨向，並非朱熹所能預料，卻是在朱熹後學努力，諸多脈絡發展當中逐漸形成。然而四書成為明代學術核心，並非如此順理成章，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誌銘〉言朱熹之後「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²汪克寬撰〈四書輯釋序〉云：「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³顯然朱熹之後，學術流衍有一段紛擾時期，因此明代一方面重申朱學獨尊地位；另一方面也以官方立場回應其中學脈紛雜問題，《明史·選舉志》直言明初設科舉試經義，四書主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確立宗朱立場；⁴成祖命胡廣等編纂《四書大全》⁵，化解學脈紛雜問題，其中有制度層面的影響，也有義理擴展作用，有助於形塑明儒學術基礎，影響甚至擴及日本、朝鮮，層面不可謂不大，影響不可謂不深。⁶黃宗義〈明儒學案序〉標舉「盈天地皆心」為明儒超越前代之學術成就，⁷後人習慣將明代儒學辨析精微，視為「性」、「理」轉向「心」、「知」主要觀念哲學系統，肯定「主

¹ 束景南：〈四書集注編集與刊刻新考〉所考朱熹生前《四書集注》編集合刻，淳熙四年序定之後，淳熙四年有建陽書肆刊丁酉本《論孟集注》，淳熙九年朱熹於婺州刊寶婺本《四書集注》、淳熙十一、十二年詹儀之於德慶刊德慶本《四書集注》、淳熙十三、十四年詹儀之於桂林刊廣西本《論孟集注》、淳熙十三、十四年趙汝愚於成都刊成都本《四書集注》。淳熙十六年二次序定後，紹熙元年朱熹於漳州刊臨漳本《四經》、《四子》、紹熙三年曾集於南康刊南康本《四書集注》、慶元五年朱熹於建陽刊定本《四書集注》。以其所考，淳熙九年寶婺本為最早刊刻之四書版本，收於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619-628。

² 元·揭傒斯：〈定宇先生墓誌銘〉，收入元·陳櫟：《定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頁441-442。

³ 清·朱彝尊：《經義考》第7冊（臺北：中華書局，1979年），卷255，頁7。

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70〈選舉二〉，頁1694。

⁵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年，據北京圖書館紅格抄本影印），卷158，頁1803。

⁶ 日·辻本雅史撰，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收入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31-135。韓·鄭亨愚：〈《오경》（五經）사서대전（四書大全）의 수입 및 그 간판（刊板）광시（廣布）〉（五經四書大全的輸入與其刊板廣布），《東方學志》第63卷（1989年），頁1-27。則依據《世宗實錄》認為是世宗元年（1418）庚子，成祖刊刻後四年《四書大全》便已傳入朝鮮，影響日深。

⁷ 清·黃宗義：〈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頁7。

體性」深有成就；⁸然而另一方面，清儒卻認為明代為經學「積衰時代」，衰弊已極，有待復興。⁹對於明代有著迥然不同的評價，所涉及乃是漢、宋學之分不同立場，明代四書撰作對應政教氛圍的變化、義理辨析成果、科舉的影響，以及社會多元發展，具有糾葛複雜的形態，歷來存在相歧的觀點，成為理解明代學術的失落環節。為求釐清，必須回歸於明代四書成果分析，考察其中轉折與發展。以明儒四書學著作，張廷玉等撰《明史·藝文志》所錄四書類 著作共計五十九部，七百十二卷。¹⁰朱彝尊《經義考》中《禮記》有關明代《中庸》部分有七十部、《大學》部分有一百二十四部、兼論《大學》、《中庸》部分有四十部、《論語》部分有三十七部、《孟子》部分有二十三部、四書部分有二百部，四書類總計共有四百九十四部。¹¹中華民國孔孟學會與國立編譯館合組「四書編審委員會」，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續四庫提要》、《歷代藝文總志》、《叢書子目類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所錄材料，並蒐輯國內、日、韓、歐美各圖書館資料，共計二千九百六十四種，註明「存」、「殘本」、「闕」、「佚」不同狀態，完成《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其中明代四書學有五百五十二部，存書二百四十八部，而明代《論語》部分有四十九部，存書十五部。¹²筆者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檢覈傅武光教授《四書總義著述考》，《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古籍聯合目錄》、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書籍，擴及《中國古籍總目·經部·四書總義》，剔除重複，整合結果，所知明代四書學著作共七百一十七部，作者人數五百五十一人，作者不詳有一百六十五位，選擇生平約略可考者還有三百八十六位，以此做為分析依據，不僅有助於了解明代政教性理之間發展情況，也可以提供客觀數據，作為學界了解明儒四書詮釋轉折的參考。只是完整呈現明代儒者與四書詮釋的對應發展，歷時既長，材料又多，難免挂一漏萬，無法周全分析，尚祈見諒。

二、道統與治統

⁸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1987年），一系三階段說，頁50-51。

⁹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頁220-295。

¹⁰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96〈藝文1〉，頁2369-2371。

¹¹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154，頁1-7，卷155，頁1-6。卷158，頁1-8，卷159，頁1-7，卷160，頁1-8，卷161，頁1-11。卷162，頁5-10。卷221，頁1-6。卷235，頁7-11、卷236，頁1-9。卷256，頁1-8，卷257，頁1-6，卷258，頁1-8，卷259，頁1-7。

¹² 國立編譯館主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年），上冊〈前言〉，頁1。下冊，頁20-75；頁220-225。

元代以四書取士，但科舉並非主要管道尚難言為思想正統，¹³然而明太祖龍興之時，每每謁文廟，祀孔子，成為經略四方當中，頗為特殊的舉措，即皇帝位恢復衣冠如唐制政策，軍政之餘，具有宣示文化思考，檢視《明實錄》洪武十四年（1381）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喪亂之後，進行學術建設，¹⁴宏圖遠略，由此可見。雖然與諸儒講論治道，尚未及於細節，甚至對於四書中《孟子》「草芥」、「寇讎」之語頗為不滿，曾命劉三吾撰《孟子節文》，進行思想清理工作，尊儒卻又有所保留，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云：

其他或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其去就于時君，固其崇高節，抗浮雲之素志，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槩以言焉，槩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抑《孟子》一書，其有關於名教之大，如孔子賢於堯、舜，後人因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者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皆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者，其關世教，詎小補哉。¹⁵

指出時移世異應有不同的思考，孟子重民本，抑君權，乃是後世帝王難以承受之重，劉三吾刪除其中詞氣太過者八十五條，然而標舉道統以補世教，則又是一統皇朝所需要的核心價值，明儒選擇性的接受，可以得見其中的為難。以太祖尊孔的目標而言，表彰孟子乃是從屬於這個原則之下，形塑盛世教化的想像。事實上，太祖建國之初，重用北山一系浙東諸儒，¹⁶黃百家案語云：

¹³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不過，道學在元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1分（2010年3月），頁23。

¹⁴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附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明太祖寶訓》，卷2，尊儒術，「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頁3b，總頁18981。

¹⁵ 明·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孟子節文》，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據洪武二十七年序刊本影印），經部，頁2a-4b，總頁955-956。

¹⁶ 陳寒鳴：〈金華朱學：洪武儒學的主流〉言「元、明之際，襄助朱元璋成就帝業的儒士多出自浙江金華，如宋濂、王禕、胡翰、蘇伯衡、許元、吳沉、章溢等……金華朱學的確堪稱洪武儒學的主流。」《朱子學刊》1995年第1輯，總期第7輯（1995年12月），頁356。

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¹⁷

金華既是宋元學術重鎮，也是宋元朱學傳播中心，從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脈相傳，而至柳貫、吳師道、戴良、宋濂、方孝孺等代有名儒，世系綿長，聲勢頗盛，成為明初重要學術支柱。¹⁸然而成祖又有不同發展，永樂九年（1663）孫芝請恢復《孟子》全書，¹⁹同年重修《高皇帝實錄》，永樂十二年（1414）又敕修《四書大全》，撰〈御製性理大全書序〉云：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朕繼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²⁰

相對於朱熹〈中庸章句序〉列舉聖賢系譜，成祖宣示總攬天下雄心，強調自己有承繼太祖大業的志懷，然而從伏羲、神農而下，缺孔、曾、思、孟之傳，可見純就帝王世系以及遂行政教的思考，用意在於強化個人權力的來源，²¹以「政」領「學」主張也見於胡廣撰〈進書表〉²²，雖然標榜道統，大振斯文，內容卻是強調「皇權」，歌頌成祖「繼承大統，紹述鴻勳」。相較於太祖尊孔而及於尊朱，承續文化傳統；成祖尊朱有更為強烈的政

¹⁷ 清·黃宗義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7。

¹⁸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第153期（2016年1月），頁63-64。

¹⁹ 清·潘耒：《國史考異》，卷3「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頁3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史部，頁59。

²⁰ 明·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孔子文化大全》本，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頁9-12。

²¹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68，頁1872。從得位而及於政教，成祖於永樂十五年（1417）九月丁卯孔子廟訖工親製碑文，云：「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遍賜經籍……，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彰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卷192，頁2030。強調太祖表彰儒學，以及自己繼承之意，縮合政教以得道統，建構得位施教的論述，用意至為清楚明白。

²² 明·胡廣等纂修：〈進書表〉，《性理大全》，頁9-12。

治作用，用以宣揚皇位正統。四書原為儒者成德教本，成為政治操作工具，成祖以新安學人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形塑尊朱學術立場，顯然也有以新安一系取代浙學的用意，²³政權移轉與思想內涵的抽換，同時進行，至於纂修過快，前後不到一年時間完成編纂工作，乃是急於宣誓正統的結果，²⁴談遷《國權》云：「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²⁵陳廷敬（1638-1712）云：「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²⁶急於求成乃是出於成祖意志，從尊孔到尊統，從北山到新安，明初兩位帝王深具威勢，援取朱熹四書也各有偏重，然以四書詮釋而言，不論是刪取《孟子》，或是以《四書大全》統合宋元諸儒四書詮釋成果，皆有皇權介入的情形，朱學成朝廷政教依據，以明儒四書撰作情形分析，也可以獲得觀察線索：

表一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整理表（以年號區分）

時間	作者人數	四書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學庸
洪武	24	11	2	2	7	5	4
永樂	7	8	0	0	0	1	0
宣德	5	2	0	1	2	0	1
正統	5	1	1	0	1	1	1
景泰	4	4	0	0	1	0	0
成化	13	7	1	2	4	2	1
弘治	22	7	2	1	9	4	5
正德	30	13	2	3	13	1	3
嘉靖	100	52	16	10	37	24	6
隆慶	11	8	0	0	3	0	1
萬曆	95	56	9	3	19	10	4
天啟	12	13	0	0	2	0	0
崇禎	58	52	2	3	4	7	0
總數	386	234	35	25	102	55	26

²³ 陳逢源：〈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成大中文學報》第63期（2018年12月），頁71。清人吳曰慎〈新安學繫錄序〉云：「朱子以遷閩未久，新安自表，而吾郡繼起諸賢，篤守其學，代不乏人，其與金谿之頓悟、新會之靜虛、姚江之良知，不啻薰蕕判也。是以道統歸於程朱三夫子，而學系之正，莫如新安，故獨標之。」見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4-5。

²⁴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云：「成祖是要以修書來繼承道統；能繼承道統的，自然也就取得『正統』之地位。」《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38-39。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云：「可以藉此消除士人對纂位之舉的普遍反感心理。」（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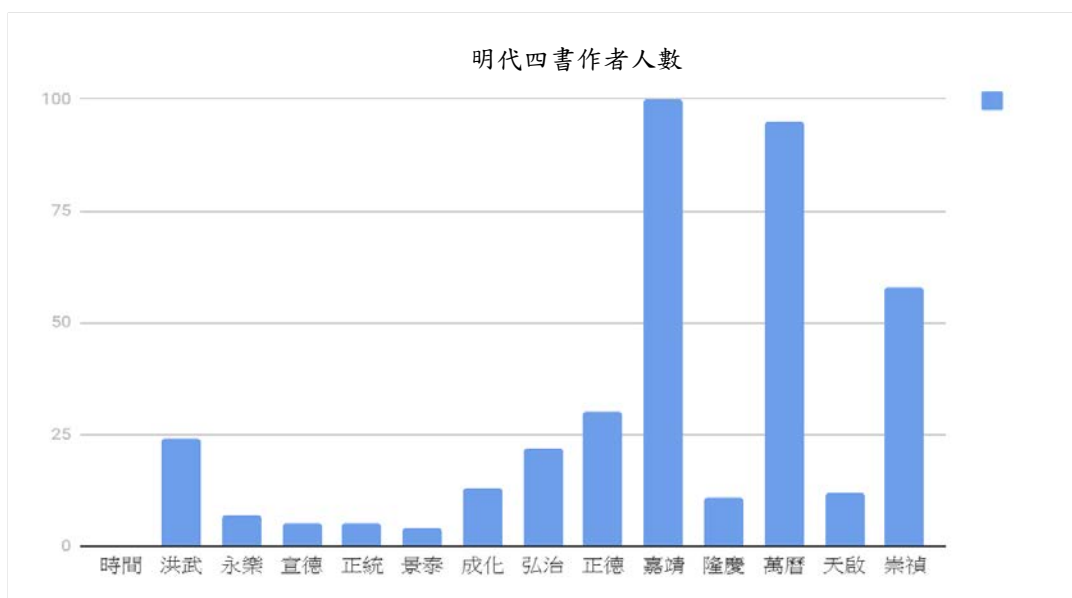
²⁵ 清·談遷：《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16，頁1122。速成難免疏失，但出於成祖意志，則無可疑。

²⁶ 清·陳廷敬：〈經學家法論〉，《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2，頁471。

說明：

1. 本整理表收錄的範圍，作者以明代人（1368—1644）為主，著作類型以《四書》為範圍。
2. 作者生年不詳者，並未收錄在此表格範圍內。
3. 本整理表以明代皇帝年號作為區分，年數過短不予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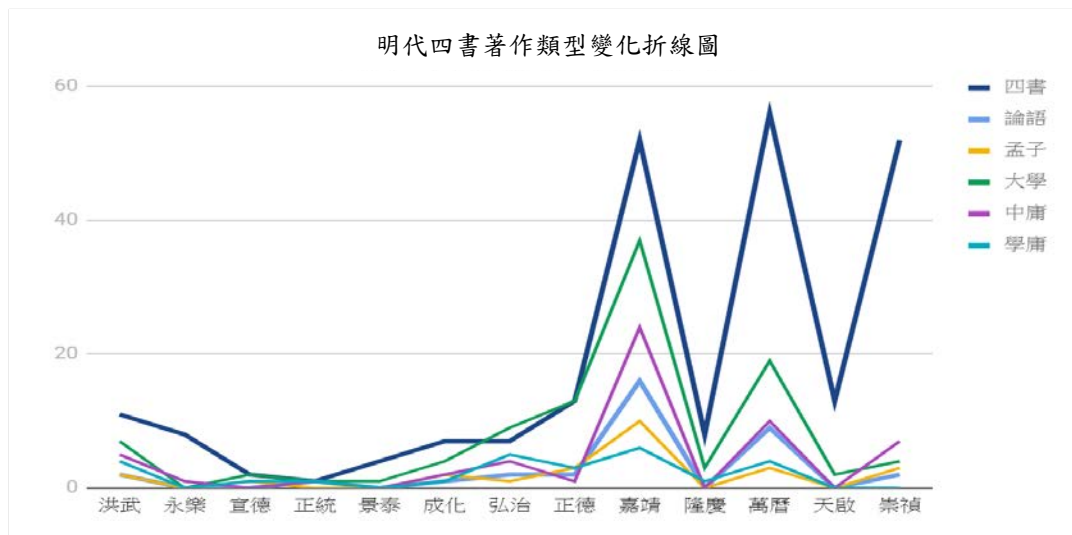
統計表 1-1 明代四書作者數量折線圖（以年號區分）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一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明代 12 世 16 位皇帝，統計 13 個年號（惠帝建文、仁宗洪熙、光宗泰昌，以及英宗復位天順時間過短不列入計算），四書作者年代可考數目有 386 人，平均數為 29.69 人。高於平均數者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分別為武宗、世宗、神宗、思宗等四朝。太祖時期宣示文化主體，仍是屬於元儒影響階段，建文時日既少，無法評斷，然而成祖永樂之後，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包括宣宗、英宗、代宗，以及再次登位英宗，撰作數量遠低於平均值之下，直到明代憲宗之後，四書撰者人數才稍有改變，成化前後，數目相差如此懸殊，不得不令人推想四書詮釋與明代政局有莫大關聯，以撰作書籍類型檢覈，也有相同結果：

統計表 1-2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年號區分）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一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洪武以下，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五年號，將近六十年期間，四書撰作遠低於平均，成祖建構權力法源基礎，確立政教依循標準，影響明儒四書撰作動力，此一階段可以視為四書治統時期，明儒鄒元標《願學集》云：「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圖無疆之治。」²⁷直指《四書大全》的作用有助於皇朝政教遂行，高攀龍《高子遺書》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²⁸指出科舉制度下《四書大全》作為考、教唯一文本的事實，甚至清初魏裔介云：「《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²⁹指出由四書而《四書章句集注》，由《四書章句集注》而《四書大全》的脈絡，正是四書官學化、正典化過程。事實上，自太祖重用浙東學人起，程、朱已是顯學，雖經靖難變局，尊朱立場不變，而相較於北山一系尊朱，新安一系立場更為

²⁷ 明·鄒元標：《願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四書大全纂序〉，頁105。

²⁸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崇正學闢異說疏〉，頁441。

²⁹ 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四書大全纂要序〉，頁696。

堅定，《四書大全》編纂之前，永樂二年（1404）饒州朱季友進書謗毀程、朱之學，不但旋即被黜，成祖更下令焚燬其所著文字。³⁰在此氛圍之下，《四書大全》乃是在皇權威儀之下以道統名目進行的學術整合工作，儒者所思考為程、朱學術有用於世，有益於德的價值。明初理學開山兩大儒薛瑄抗顏不屈、吳與弼高蹈不仕，人品極為高潔，文集、詩作當中，屢屢可見以四書為立身之則，以朱學為立教之本，躬行實踐的訴求，卻未有四書專門著作，薛瑄《讀書錄》云：「《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³¹吳與弼《康齋先生日錄》云：「枕上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有意味也。」³²強調躬行實踐，頗能反映此一時期普遍想法，一道德，同風俗，四書成為政教立身原則，立身處世以四書義理為依歸，理學精神落實於個人行事與政令之間。明初四書義理援道統為治統之用，前人往往批評流於形式化、功利化，然而檢覈此時學者不僅學養豐厚，對於學術教育深有貢獻，卻是無庸置疑之事。³³

三、義理與文本

成祖標舉皇權，儒學從實務思考，然而成化之後，四書撰作風氣頓開，數目突然增多，萬曆一朝達到高峰，反映明代中晚期陽明學既起，對於四書撰作風氣確有影響。另外，晚明思想紛雜，也反映在四書撰作數量的變化，剔除不同年號時間長短因素，從四書著作撰者活動時間分析，可以有更精確的觀察：

³⁰ 參見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明實錄》第10冊，卷33，頁581。

³¹ 明·薛瑄：《讀書錄》（京都：中文出版之社，1977年），頁34。本書乃躬行實踐之記錄，然而頗具趣味是其中載錄夜夢聖賢的事情，云：「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黯，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于壁。」頁40。可以證明儒學濡潤於身，日之所行，夜有所夢。

³² 明·吳與弼：《康齋先生日錄》（京都：中文出版之社，1977年），頁37。於卷首載「夢孔子、文王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為詳。」又「夢侍晦庵先生側，先生顏色謁然而禮甚恭，肅焉起敬起仰也。」頁3。學聖人成為學者心之所向的目標，夢見先聖先賢的情形，一如薛瑄。

³³ 鍾彩鈞：《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前言」，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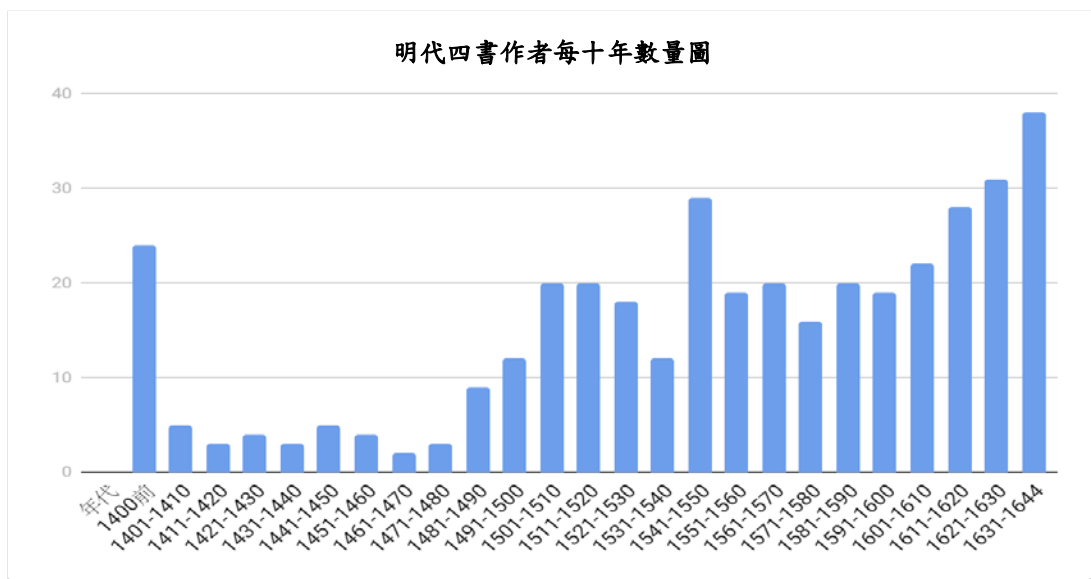
表二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年代	作者人數	四書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學庸
1400 前	24	12	3	3	8	6	4
1401-1410	5	2	0	0	2	1	0
1411-1420	3	3	0	0	0	0	0
1421-1430	4	4	0	0	0	1	0
1431-1440	3	0	0	0	1	0	1
1441-1450	5	3	0	1	1	0	1
1451-1460	4	2	1	0	0	1	0
1461-1470	2	0	0	1	2	0	0
1471-1480	3	3	0	0	0	0	0
1481-1490	9	3	0	0	2	1	2
1491-1500	12	3	2	1	4	2	3
1501-1510	20	7	0	0	10	6	1
1511-1520	20	9	1	1	7	5	2
1521-1530	18	6	4	2	8	4	1
1531-1540	12	5	2	2	5	4	1
1541-1550	29	18	1	5	12	4	2
1551-1560	19	9	10	4	6	1	1
1561-1570	20	16	2	1	4	2	0
1571-1580	16	12	0	0	4	0	1
1581-1590	20	10	2	0	9	4	2
1591-1600	19	16	0	0	4	2	2
1601-1610	22	20	1	1	2	1	1
1611-1620	28	21	5	1	4	2	1
1621-1630	31	25	0	1	4	0	0
1631-1644	38	25	1	1	3	8	0
總計	386	234	35	25	102	55	26

說明：

1. 本整理表收錄的範圍，作者以明代人（1368—1644）為主，著作類型以《四書》為範圍，以十年為一間隔進行統計。
2. 作者生年不詳者，以及著作撰成時間無法確定者，並未收錄在此表格範圍內。
3. 諸多作者僅言其朝代，而不詳其確切時間者，則平均歸入年號所屬時間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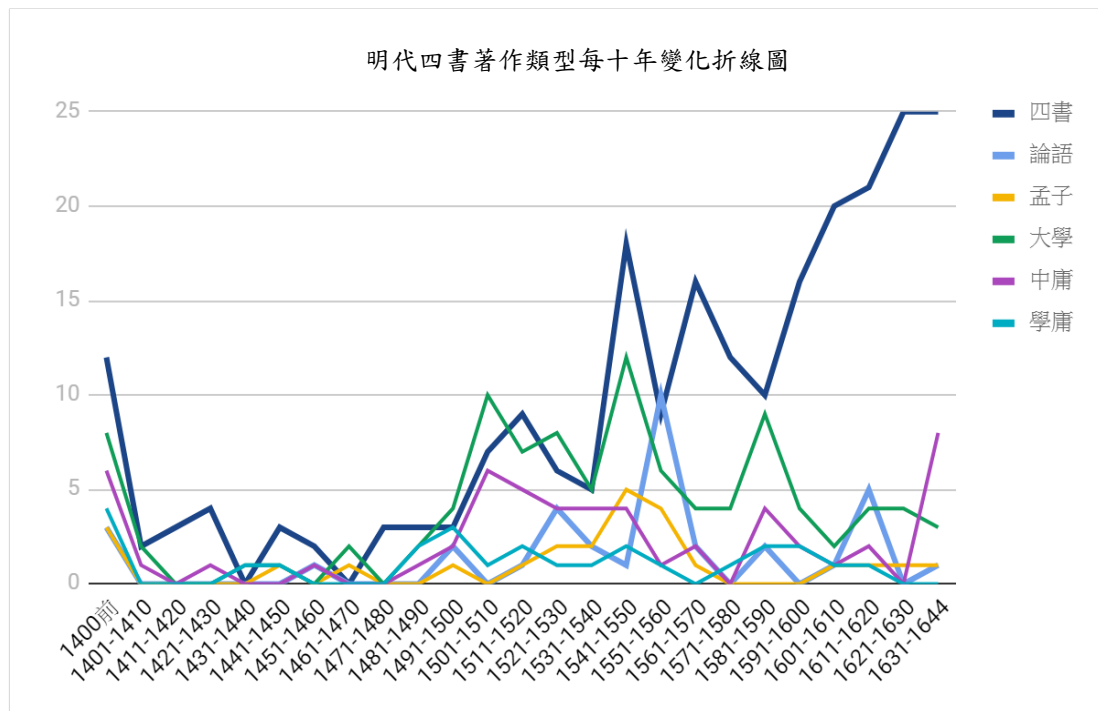
統計表 2-1 明代四書作者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二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以生卒時間可以判斷 386 位作者，十年為分析單位，從 1400-1644 平均數為 15.44，洪武承元儒治四書學之風，撰作仍盛，其後有明顯改變，弘治十四年（1501）以後，多數在平均數以上，至於呈現撰者人數高峰，分別為 1501-1520、1541-1550，以及 1631-1644 等三個階段，分別為弘治、正德間，以及嘉靖、崇禎等三個階段。相較而言，神宗在位時間頗長，以年號統計，數量最多，但以平均而言，未必如此，反而其後數目逐步攀升，明朝滅亡之前達到高峰，可見彼此激盪，在明末形成一股風潮，產生龐大的出版數量。雖然作者生平與撰作時間存有落差，但取其約數，似乎據此可以分出明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為政教統治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為義理辨析時期；神宗、光宗、熹宗、思宗為多元開展時期等三階段，進一步統計撰作類型，也有相同的觀察：

統計表 2-2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二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整體而言，四書整體的著作，遠高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分別撰作，反映明人普遍接受朱熹四書一體的概念，唯有弘治、正德間，《大學》撰作數量高於四書，《大學》關乎儒學工夫與架構，乃是儒學核心要旨，³⁴加上改本、古本爭議問題，義理與文本之間，成為此一時期頗為特殊現象。

事實上，明英宗於奪門之變，改元天順，國家皇權不定之時，有賴儒者護持，士大夫更具自信，此後憲宗即位，初以寬仁待人，雖然中年後好方術，寵溺後宮，但仍然提供儒者更大思想空間。³⁵尤其科舉、學校推展之下，四書既已普及，義理如何深化，分析如何

³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卷14載「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頁249。

³⁵ 明·周洪謨：《辨疑錄》，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自序〉云：「寧為朱子忠臣，無為朱子佞臣。」頁645。於成化十五年上疏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書外為學者所習，不允所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卷25載「成化二十五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頁633-634。雖然皆未獲允，然而風氣已有不同，由此可見。

更臻於密，成為學者思考重點，³⁶儒者從政教而及於心性事理反省，更加突顯個人對於經典的見解，蔡清《四書蒙引》草稿於成化十六年（1480）赴會試時遺失，三年後於家中復得，云：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求於經者淺矣。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閒以其所窺者，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為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切磋。³⁷

期待於時文中超拔而出，成為學術新訴求，適足以得見明儒於《四書大全》影響下辨析義理成果。以「仁義禮智四字之義」一條為例，朱熹於仁言「心之德，愛之理」，解義為「心之制，事之宜」，至於「禮」、「智」則說法尚未統一，蔡氏分析後人說法，最後以朱熹說法「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於《大全》中最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³⁸作為最終說法，從《四書大全》而出，最終回歸於朱熹說法以求義理一致，可見其思考方向，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抨擊明代講章之學，對《四書蒙引》卻是頗為稱賞，³⁹雖是從時文而出，但卻能分析義理，切身體證，期以闡發朱熹要義，蔡清《四書蒙引》最重要意義乃是從科舉需求當中，重新證成朱熹四書義理內涵，⁴⁰此於刁包言「《大全》而後，惟蔡文莊《蒙引》專以發明朱注為主。注者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也。」⁴¹陸元輔言「說

³⁶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卷16「試文格式」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此。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頁739。科舉影響日深，格式愈密，成化之後，應舉更為複雜。

³⁷ 明·蔡清：《四書蒙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四書蒙引原序〉，頁2。

³⁸ 明·蔡清：《四書蒙引》，卷1「仁義禮智四字之義」，頁8。

³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36「《四書蒙引》15卷《別錄》1卷」提要，頁743。

⁴⁰ 王素琴：《蔡清及其〈四書蒙引〉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頁181。

⁴¹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256引刁包之言，頁6。

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也。」⁴²明儒從政教訴求當中，進而及於義理辨證，正是學者逐步轉向自身極為重要的嘗試，思索朱熹言之未及，梳理義理衝突之處，成為成化以下，儒者思考的大方向，王守仁於孝宗弘治五年（1492）取竹格之，弘治十一年（1498）思索「物理與吾心終若判為二也」，⁴³也反映此一思潮，自由多元詮釋風氣觸發四書撰作內在理路，顧炎武《日知錄》云：

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⁴⁴

言其風氣來自王守仁，王守仁於正德三年（1508）悟格物致知，收召學生，心學成為明代學術核心，⁴⁵然而回歸於經典詮釋，前此已有多元發展趨勢，從切己而思，變成調整朱熹說法，趨異好奇漸成風潮。⁴⁶例如王守仁撰《朱子晚年定論》之外，也包括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刊刻《大學古本》，⁴⁷挑戰朱熹格物的《大學章句》改本架構。⁴⁸陽明心學不僅動搖官方朱學權威，也刺激明代學人對於儒學義理進一步思考，士人之間書信往來不斷，《大學》文本之爭成為明中葉四書新興議題。朱熹分出經一傳十，自作「格致」補傳，調整經文結構與核心要義，從而確立儒學規模與工夫所在，只是刪改、增補、移易改動幅度

⁴²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56 引陸元輔之言，頁 6。

⁴³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223-1224。

⁴⁴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頁 829。

⁴⁵ 有關陽明學之學，前人論之多矣，參見蔡仁厚：《王陽明哲學》（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楊國榮：《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陳來：《陳來講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直言「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被教條化的程朱理學的束縛，開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頁 145。頗能切中心學對於傳統的突破，王守仁雖然取用古本，但其意義更在於重構思想典範。

⁴⁶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28〈楚中王門學案〉載「冀元亨字惟乾，號聞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為對，主司奇而錄之。」頁 635。趨異好奇之念，影響到科舉考官，學術風氣之變，由此可見。

⁴⁷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 32〈大學古本序〉，《陽明全書》所載〈大學古文序〉係嘉靖二年改作，編者從羅欽順《困知記》逕錄原稿，相較之下，文字稍有不同，以上引文字原稿少了「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以及下文「與妄」一句。對於「致知」的強調，可以了解陽明心學從「意」往「知」之發展。頁 1197。

⁴⁸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60-67。劉勇：〈中晚明時期的講學宗旨、《大學》文本與理學學說建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0 本第 3 分（2009 年 9 月），頁 415-426。

既大，⁴⁹王守仁標舉古本，復其原本，藉此建構義理論述，成為陽明心學重要內涵，檢覈《大學古本旁釋》，僅是針對「明明德」、「修身」、「誠意」等重點說明，已經無所謂文章結構思考，從文字間闡釋意義，回歸個人體證，重點是「說歸身上」。⁵⁰文本復其古，義理歸之己，成為王守仁重要學術方向，也反映弘治、正德之間思潮，朱熹「格物」主張，陽明「誠意」之教，理學、心學之異，由此分出。心學「良知」之教，直下承擔，直造聖域，成為陽明心學宗旨。⁵¹然而相對於此，也觸發不同的思考，湛若水強調隨處理認天理，有意化解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鴻溝，〈答陽明論格物〉直指陽明「格物」說有四不敢信，而體認天理說法則有五者可采，雖說所依是程、朱義理內涵，但文本卻是《古本大學》，⁵²湛若水撰《古大學測》云：

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為格致也，教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⁵³

以「修身」解「格致」，乃是引導學者回歸儒學主軸，重新喚起修身的期待，湛氏與王守仁往復討論，云：

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⁵⁴

格者，至也，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讀書、親師友、應酬、隨時隨處，皆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

⁴⁹ 參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61。程元敏：〈大學改本述評〉，《孔孟學報》第23期（1972年4月），頁135-168。

⁵⁰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32《大學古本傍釋》，頁1192-1197。

⁵¹ 明·錢德洪錄《大學問》於後云：「《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26〈大學問〉，頁973。

⁵²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頁24b-28a，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5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影印），頁571-573。

⁵³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7〈古大學測序〉，頁690。

⁵⁴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陽明〉，頁567。

之功。……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源、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⁵⁵

湛氏質疑王守仁的說法，所謂「支離」並非遺內逐外，向內而遺外同樣也是支離，本體與工夫如果無法通貫，內、外兩歧，都屬於支離，此乃極為深刻的反省。陽明心學以心為本體，而湛氏更加留意工夫，主張體物不遺，隨處體認天理，才能明體達用。湛氏對於「格」仍採朱熹《大學章句》「至也」的說法，而相對於朱熹「物，猶事也」的解釋，⁵⁶則以「物者，天理也」強化心體於物，隨處涵養的意義。王守仁、湛若水同屬心學大家，義理分判，洞極奧義，但進路有所不同，陽明標舉良知之教，直截明快；湛氏重視體認工夫，強調進程，觀點各有不同。湛氏嘉靖七年（1528）撰成《聖學格物通》，併致知於格物，以格物統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仿《大學衍義》體例，以為講習之助，標舉「格物」宗旨立場極為鮮明，主張與王守仁迥然有異。⁵⁷

王守仁以《古本大學》、拈宗旨、興講學宣揚新說，催生學派，在士人群體當中，影響許多新科進士，包括湛若水、方獻夫、魏校、張邦奇等人，延伸而出，明中葉學人紛紛參與《大學》文本與詮釋討論。⁵⁸甚至歸屬於程、朱學者的呂柟撰《四書因問》，對於《大學》首先提問即是「《大學》舊本云何？」⁵⁹可見《古本大學》對於當時學術所造成的影響。然而必須說明《古本大學》宗旨其是隨講學而調整，擺脫朱熹《大學章句》架構，明儒有更大的思考空間，卻也有更多的分歧。《古本大學》刊布四十多年後，另有以偽仿「真」的作品面世，豐坊偽《石經大學》於嘉靖末年開始流傳，王文祿言其來源是「南禺豐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正始三體石經如是，遂謹錄成。」⁶⁰既是親聞其傳，豐坊似乎並未刻意隱藏，原本支持《古本大學》的鄭曉，轉而支持《石經大學》，成為傳布

⁵⁵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陽明〉，頁568-569。

⁵⁶ 宋·朱熹：《大學章句》，出自《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頁4。

⁵⁷ 明·湛若水：〈聖學格物通大序〉云：「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致之原也。」《聖學格物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81。

⁵⁸ 劉勇：〈王陽明《大學古本》的當代競爭者：湛若水與方獻夫之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0期（2015年1月），頁160-161。

⁵⁹ 明·呂柟：《四書因問》，收入明·呂柟：《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卷1，頁291。至於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則云：「其有以『正』訓『格』，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似矣，獨不可以言正心矣乎？又有少變其說，以去私欲為格，似矣，獨不可以言誠意矣乎？……今之學者乃疑其先後為支離，遂於格物上強生一意見，欲便了此下面數事，則當時聖人只說格物、致知便了，又何必言誠意、正心、修身也？夫格物，固非外意、心、身而有物可格、知可致。」頁298。

⁶⁰ 明·王文祿：〈大學古本問〉，《大學彙函》（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本），頁238。

的重要推手，偽《石經大學》觸及朱熹、陽明爭議不休的學術議題，成為儒者關注的焦點，更加滿足造偽炫耀的心態，以石經為名目，擺脫經、傳之分，補強陽明心學詮釋罅隙，既是出於偽作，擺脫原文牽絆，也就有更大的詮釋空間，⁶¹王文祿直言「鄭淡泉《古言》出與南禹言合，迺信而梓傳」⁶²，名人背書，偽《石經大學》逐漸聞名於公卿之間，一時之間，取得普遍尊信，然而考據辨偽亦因茲而起。⁶³思索程、朱之學能否安身立命，進而觸發儒學義理與《大學》文本爭議，前人往往留意理學、心學、氣學之間義理的移轉，但回歸於文本檢視，儒者從朱學系統中解放而出，重點反而是在《大學》原本語脈求取周延完整的詮釋，理學、心學、考據辨偽學各據文本，也相互批判，明孝宗晚年之後、武宗、世宗繼立，朝堂頗為混亂，宗旨既分，《大學》改本問題促成複雜的義理思考，四書詮釋遂有更多元的發展。

四、科舉與講章

明代以《四書大全》確立詮釋方向，四書與科舉結合，士人以四書成學乃是無庸置疑之事，義理往往也在舉業下思考，林希元於嘉靖六年（1527）撰〈重刊四書蒙引敘〉云：「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亭是翼也，間其蔓詞蹟義，若近於繁瑣，然皆非有馳於外，固反約者之所不廢也。夫苟由此以入道，則自博而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軋於聖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⁶⁴嘉靖重刊乃是強調《四書蒙引》具有幫助科舉的效果，舉業既是士人無可逃避功課，唯有確立學術基礎，才能確保應試不會只剽竊陳言，毫無所見，因此申明學術為體，科舉為用的觀點。嘉靖、萬曆間四書著作數量遽增，往往觸及科舉的檢討，風氣之漸，也與晚明書商活動有關，此於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云：

⁶¹ 清·毛奇齡：《大學證文》（嘉慶元年刊《毛西河先生全集》本，清），卷2，言其原委，細加推敲，流傳過程是先有楷書抄本，然後才有篆隸之刻的流傳，顯然偽作也是逐步建構完成。頁4。

⁶² 明·王文祿：〈大學石經古本序引〉，《大學彙函》，頁257。

⁶³ 明·管志道於萬曆十七年（1589）作〈表彰石經大學序〉，《管子惕若齋集》中冊（臺北：國家圖書館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序刊本），卷3，頁3-6。參考陳逢源：〈偽「古」仿「真」——豐坊偽《石經大學》之義理脈絡考察〉，《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2011年），頁237-258。

⁶⁴ 明·林希元：〈重刊四書蒙引敘〉，明·蔡清：《四書蒙引》（日本寬永十三年（1636）刊本，明），頁2-5。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鐙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州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慫恿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⁶⁵

薛應旂號方山，嘉靖十四年（1535）中進士，尚須有人鼓吹試卷印行，張居正之子張懋修為萬曆八年（1580）會元，書稿尚與門人同刻，可見過往科舉出版風氣不盛，然於萬曆之後坊刻活躍，市場機制蓬勃發展，既是當時實錄，也符合四書著作統計萬曆以後數量增多的結果，商業活動逐漸主導四書詮釋發展⁶⁶，檢視其中，有標示價錢，⁶⁷也有標舉特點，⁶⁸用意在於商業行銷。

（一）宗朱一系

其中有宗朱之作，如蔡清《四書蒙引》、林希元《四書存疑》、陳琛《四書淺說》等一系，成為當時期許回歸朱學的重要著作，彭時濟〈四書存疑原序〉云：

嘉靖二年上命簡次崖林先生督學嶺南，以先生篤實之資，純正之學，明達通敏之才，足以範圍多士也。先生毅然受命往至嶺南視學政。懼諸生學不近理，文或浮誕，有辜聖諭正文體之意。乃取蔡虛齋批點四書程文梓之，遍授學者，以己所較正虛齋《四書易經蒙引》，惓惓然教人玩味。蓋虛齋有得於理學，先生與虛齋同一源流也。……此書惟以發明義理為主，或取數家說而折衷之，或《蒙引》所未盡為之足其意者，或因其引用之未審，出所見以酌其是非者，又或有因當時致疑於註，精思辯論以求

⁶⁵ 明·李嗣撰：《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8「時藝坊刻」，頁334。

⁶⁶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頁27-28。書坊、讀者、編者各具角色，四書撰作遂有不同以往的流通型態，坊刻一方面反映廣大市場的存在，也刺激因應時勢風尚多元的變化。

⁶⁷ 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明·王宇撰：《四書也足園初告》（明萬曆金陵書坊葉均宇刊本）扉頁鈐印有「每部定價紋銀伍錢」。據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第1期（1996年6月）藝術類為紋銀五錢到八錢左右，頁110-111。科舉用書價位顯然較為單純。

⁶⁸ 明·艾南英所撰之《艾千子先生手著四書發慧捷解》（明刊本）於書標明「一集房窗新破、一集字義訓詁、一集名公口講、一集翰苑秘旨」，表示是最新最齊的攻略，用以刺激購買，見國家圖書館藏本封面。

其是，亦不害其為宗朱子也，不似諸家講義，徒工文詞，聳人視聽而已，名之曰「存疑」，謙詞也。⁶⁹

彭氏交代其中緣起，林希元以蔡清《蒙引》為傳授材料，撰成《四書存疑》，從教諭工作延伸而出，引導諸生回歸於義理，雖然是講章之書，卻不以文詞為主，而是回歸宗朱立場，原因乃是明代行科舉既久，功利之下，風氣日頹，救正學風成為學者普遍看法。此一觀察也見於唐光夔撰〈四書淺說敘〉云：

經術愈晦，邪說愈橫，譬北轅而南轍，覆盆而測日，其於至教奚當也。況我明取士，以明經學古，敦崇聖道為先，即以當古賢良方正、茂才孝廉諸科，而於四子之書，則代有先賢發明，使學者知所佩服而遵守焉。若其束髮詮解，遺理存異，尋虛逐微，敗其腸胃，以至風雲月露之形，狂躁險薄之氣，漸染文字，生心害政，誠不知稅駕何所，患曷可勝言哉！因思禍之生也有自，則其救之也有方，繙蠹笥中有紫峰陳先生《四書淺說》，伏而誦之，簡捷明快，詳而不病乎瑣：正而不鄰於庸，使聖賢生面呼之，躍躍欲出，較之林次崖先生之《存疑》，蔡虛齋先生之《蒙引》，大指略同，而顯易尤過之，際此詖淫未盡消除之日，不啻適海之斗極，覓音之廣陵，人心世道，大有裨焉。⁷⁰

明代力求學術與治道合一，然而流弊所在，卻是漸失其本，產生狂躁險薄情況，唐氏將其歸之於學人「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心態所造成的影響，趨奇好異的結果是世風日下，因此復其根本，回歸於義理，以「顯易」為訴求的四書詮釋也就因應而生，蔡清《四書蒙引》、林希元《四書存疑》、陳琛《四書淺說》等三部著作，為晚明學人復其原本的重要指標，方文於崇禎八年（1635）撰〈重訂四書存疑序〉云：

弘正間蔡虛齋先生清作《四書蒙引》，考《集註》之本末，析《大全》之同異，博學而詳說，可謂善教人矣。其後林次崖先生希元作《存疑》，陳紫峰先生琛作《淺說》，又推原《蒙引》之指，擴而充之，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故其書與《蒙引》並傳於世，世之學者，苟從事於《學》、《庸》、《語》、《孟》以求明聖賢之道，未有

⁶⁹ 明·彭時濟：〈四書存疑原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日本承應三年（1654）刊本，清），彭序1-3。

⁷⁰ 明·唐光夔：〈四書淺說敘〉，明·陳琛：《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明崇禎十年刊本，明），頁1-4。

不家習而戶誦焉。迨夫世衰道微，異端紛起，人或厭程朱，詆道學，師心好異，三先生之教，乃有所不行。……六經之道，莫備于四書，四書之理，莫精於朱註，《蒙引》則朱註之孝子，《存疑》則《蒙引》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集其成也。今後生小子輩知《蒙引》、《存疑》而不知有《淺說》，即讀《蒙引》而未讀《存疑》，豈非時變使然乎！盍先梓《存疑》全書，以繼《蒙引》之後，更合編三先生書以明立言之序，則亦吾徒表章先進之微績耳。⁷¹

方氏認為《四書蒙引》、《四書存疑》、《四書淺說》建立儒學準則，救治衰微世道，乃入道的關鍵，因此期待後續三書的合編工作，從功令導引士人，從講章改變學風，乃是晚明逐漸形成的主張。范景文撰〈重訂四書存疑序〉言「昔者舉業理學出於一，今者舉業理學出於二，以故天下能文士撫華落實，不復遵先正之塗轍」，並且引方大鉉之言「本朝理學之盛，如薛大理、蔡祭酒諸人，直可與四科同列，若姚江、龍谿之徒，其說雖精，終景響爾。」⁷²學術已變，舉業又衰，多元思維之中，明代儒學之訴求，遂有更深的反省。萬曆六年（1578）史朝宜撰〈葵峰黃先生四書紀聞序〉云：

至宋程子始尊《語》、《孟》，表《學》、《庸》，朱子為之《集註章句》，合為四書以示人，本朝用之為科舉以取士，而付之學宮，孔、曾、思、孟之微言，至論近之切於吾身，而遠之極於天地萬物者，七十二子或不聞，而今窮荒鄙屋三尺童子，無不通其說，然後知朱子之功大，而本朝崇尚之意遠矣，後之羽翼者，無慮數百家，吾閩則虛齋《蒙引》、紫峰《淺說》行，而學者用其說，往往甲天下而名當代，葵峰先生由二先生之學以遡濂洛淵源，……今之世高者率祖玄虛，其下則漂溺蕪蔓，二者相勝而不已，則是編烏可不傳。⁷³

推崇開國之初科舉設計用意，強調明儒立教的初衷，光大程朱理學，賡續儒家傳統，史氏深有喚起明儒自覺的情懷，蔡清、陳琛、黃光昇同為福建晉江人，文風所及，科舉之盛，名冠當代，因此從地域關係強化鄉里情懷，回歸於朱學原本，⁷⁴建構明儒四書詮釋系譜，

⁷¹ 明·方文：〈重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方序頁1-7。

⁷² 明·范景文：〈重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范序頁3、范頁1。

⁷³ 明·史朝宜：〈葵峰黃先生四書紀聞序〉，明·黃光昇：《四書紀聞》（明萬曆六年（1578）刊本，明），序頁5-7。

⁷⁴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7「北卷」就感嘆北方文學不及南方，言「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頁765。

成為晚明之世反省世風，救治虛華不實的良藥。一方面對於心學空虛之弊，已有觀察；另一方面也有救正王學之弊的作用。多元競起的四書詮釋，已非切己而發，而是指引科舉有效閱讀，甚至是導正學風。檢視講章之作，尊朱仍是主流，包括管大勳《四書三說》、黃光昇《四書紀聞》、丘橈《四書摘訓》，王守誠《四書翼傳三義》、賈如式《新刊四書兩家粹意》、鄒泉《四書折衷》、盧一誠《四書便蒙講述》、張明弼《四書尊注講意》、徐養元《四書集說》、白翔《四書群言折衷》、吳當《合參四書蒙引存疑定解》等，可為代表；其後標以朱學為宗，如陸可教、葉向高輯《四書諸說品節》、黃景星《黃進士槐芝堂四書解》，進而採錄更多明儒意見，如許癸《四書闡旨合喙鳴》、張振淵《四書說統》、王榆《四書就正》、鄧林《四書補注備旨》、黃道周編《四書瑯玕》、顧夢麟《四書說約》等，以匯整方式建立四書詮釋主脈，期以挽回學術風氣。

宗朱之餘，也有提供考據成果作為參考之用，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陳禹謨《經籍異同》、《重訂四書名物備考》、戴文仲《四書考》、馮來遠《四書最勝藏》、楊文奎《經傳事文實錄》、鍾惺《詮次四書翼考》、王夢簡《四書徵》、徐邦佐《四書經學考》、《四書圖要》、陳仁錫《四書備考》、陳鵬霄《續四書經學考》、徐孚遠《四書備考定本》、吳繼仕《四書引經節解圖考》、託名張溥《四書人物名物經文合考》、《四書考備》、陳瑄《四書人物文鑑》、陳士元《論語類考》等，以及託名蔡清的《四書圖史合考》，⁷⁵皆是補充朱熹注解內容，協助學人了解名物訓詁，清代乾嘉學風可以溯自明代，⁷⁶晚明科舉講章當中似乎也存在一條考據學發展的線索。⁷⁷

（二）心學一系

陽明良知之教傳播漸廣，正德以下，門人弟子各有發展，影響之下，新的詮釋反而是學人關注所在，顧炎武《日知錄》引艾南英說法，心學原本僅是師友講論，未嘗入於科舉，直到有人援以弋取功名，破壞規矩，雖說姑隱其名，但顧氏於下注云：「萬曆丁丑（1577）科楊起元」，⁷⁸明指其過，以示罪責，⁷⁹徐階為華亭人氏，李春芳為興化人氏，分別為嘉靖、隆慶內閣首輔，兩人皆與王守仁門人友好，心學影響從科舉擴及朝堂，其勢之漸，學風一

⁷⁵ 王昉：《《四庫提要》竟陵派條目辨證》（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年），言其出於書坊偽託。

⁷⁶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12。

⁷⁷ 周啟榮：〈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62-66。

⁷⁸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8〈舉業〉，頁821-822。

⁷⁹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8〈舉業〉，頁821-822。

變。顧炎武雖然批判頗為激烈，但也反映陽明心學已具聲勢，既是明代儒學精彩所在，也鼓舞四書創新詮釋觀點，科舉分出舊說新說，對學人而言，頗為困擾，然而良知之教，提供更開放的態度，對於經旨與義理的重新理解，遂有不同的詮釋方向，許孚遠〈大學序〉云：

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矣！朱文公先生謂即物而窮其理，王文成先生謂於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王心齋子謂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孚遠蓋三十年往來參究於此而未明，自己丑庚寅謫居山廬，旋罹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迺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為深切著明，拔本塞原之道也。及考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扞禦外物之說，而程子《遺書》亦云「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又云：「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楊慈湖先生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蓋吾兄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本朝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要於格物致知。」則格物之義，亦可謂昭然有證矣。⁸⁰

歷經生死磨難，情節一如龍場之悟，朱熹即物窮理說，王守仁格不正以歸正的說法，以及王艮知身之為本，家國天下為末的「淮南格物」說，⁸¹三者乃是晚明影響最巨的說法，許氏分析得失，證明心體本有，物欲習染，才陷於惡，所謂格物乃是格去物欲，以求心體澄明，因此大倡良知之教。許氏出身於甘泉學派，強調性善與修證，主張與無善無惡直究本體者仍有不同，成為此一時期重要著作，同屬於心學一系包括：楊起元《四書眼評》、⁸²周汝登《四書宗旨》、鄒元標《仁文講義》等，對於心體善惡有無的見解仍有分歧，⁸³然而

⁸⁰ 明·許孚遠：〈大學述序〉，《大學述》（明萬曆刊本，明），頁2-3。

⁸¹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卷3云：「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頁1。「格」有量度之意，此說既出，影響頗廣，即為「淮南格物說」。

⁸² 有關《四書評》、《四書眼》問題，題為明·李贄撰的《四書評》，有可能是出於葉畫的偽作，而明·楊起元《四書眼》也常被當成李贄作品，尤其後來有《四書評》、《四書眼》合纂作品，參見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中「《四書評》的歷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頁242-245。

⁸³ 明·許孚遠與明·周汝登對於陽明心學「天泉證道」立場不同，曾有「九諦」、「九解」之辯，始末詳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6〈泰州學案五〉，頁854-855。

以陽明為宗，強調本心為證，建立心體詮釋宗旨，立場頗為一致。朱長春《新刻朱太復玄栖山中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於凡例云：

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也，二十篇中朱子所論學者大約主此。今時則本心上論學，蓋自心本自惺惺臺臺，時時提醒此心，使之常明、常惺，是為時習，非不效先覺，考古訊而後為學也，請以聖人所論學者，歷舉而證之，夫子論己之好學，曰「必有忠信」，蓋忠信者，人之真心，舍忠信外別無學問，無一毫間斷，常存此忠信之心，便是好學。又曰「學則不固」，主忠信，君子之學，不從外得，忠信元是吾心本體，存此本體，不為客感所搖，是之謂「主」，此是學之固，此是有本的學問。⁸⁴

重新檢證四書義理內容，從舊訓當中，建構心學體系，細究其中，越過「心統性情」框架，乃是從朱熹注解當中解脫而出，重構新的詮釋樣態，過往在朱學身影籠罩下的不同說法，被賦予全新認識，心體澄朗的訴求，方法更為直接，成德更具自信。

（三）會同一系

四書詮釋脫離傳統規範，詮釋更具彈性，心學與新解也逐漸模糊界線，於是有合會心學、理學之作，如徐奮鵬《古今道脉》、王榆《四書就正》、錢大復《四書會解新意》、《四書證義筆記合編》、葛寅亮《四書湖南講》、姚光祚《四書吾學望洋編》、鹿善繼《四書說約》、馮世奇《四書紀》、張嵩《四書說乘》、汪漸磐《四書宗印》、沈幾《四書體義》、余應科《四書千百年眼》、朱苞《讀書些子會心》、周文德《四明居刪補四書聖賢心訣》等；甚或有融合佛、老，如徐壙《四書初問》、蕩益智旭《四書蕩益解》、姚文蔚《四書聞》、陸鴻漸《空山擊碎》、項煜《四書六便講意一貫大成》、楊廷麟撰、朱長祚補《四書慧解》、周宗建《論語商》等，更強調從心而悟的進路。陽明心學既是明代最重要的思潮，鬆動朱學權威之後，觸發晚明多元發展，提供更為彈性自由詮釋空間，李贄《四書評》結合心學體會與文學分析，⁸⁵施以評點手法，進行創造性的詮釋，既具創意，也更離經叛道，出版

⁸⁴ 明·朱長春：《新刻朱太復玄栖山中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明），〈凡例〉，頁7-8。

⁸⁵ 鄧克銘：〈李卓吾四書評解之特色：以「無物」、「無己」為中心〉，《文與哲》第13期（2008年12月），頁93。

頗為複雜，以及結合補筆情形，讓人產生混淆，⁸⁶但對於傳統說法充滿挑戰，確實衝擊晚明科舉，產生更為複雜的風教討論，萬曆三十年（1602）張問達、馮琦接連上言，糾舉李贄惑世誣民之罪，要求重新檢討科舉風氣，嚴格處理坊刻標新立異問題，言「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稟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⁸⁷援取佛、老說法，成為朝廷最後底線，因此大加申斥，懲罰極為嚴厲，然而人情趨新好奇，已難抑遏。

事實上，此類新解多且複雜，覈以所知晚明四書著作，多元的嘗試，新舊之間觸發因革變化的觀察，張蔚然〈四書說統序〉對於講章有五變二派之說，云：

四書之有說，莫備于明，顧有五變焉。虛齋《蒙引》直宗洛閩而羽之，次崖《存疑》、紫峰《淺說》之屬，此一變也。姚江即無韻著，然建鼓為招，與考亭左，而二溪因師說，彌益浸淫，此又一變也。毗陵《拙講》，未離《蒙引》者近是，而嗣後株守藩籬，漸淪詁白取陋，如《達說》、《折衷》之屬，此又一變也。厭庸喜異，跳而越焉，初溷以諸子雜家，究入於禪玄詭說，匪特弋矛洛閩，且幾弁髦洙、泗，如《理解》、《蠡編》之屬，甚至《刪正》、《說書》，盡昧一世而悖極矣，此又一變也。神宗誅褒崇正，士非習二帝所頒訓者，曰失穀世康之受，今矣而亦多焉陽尊朱，陰竄異，滑稽離奇，如呂嬴共宗，牛馬同系，此又一變也。蓋變凡五而派惟二，為晉江派者，其說以中以正，其人履繩蹈準，精可入性命，粗亦可遵規矩，而其流也有腐拘而無離邪；為姚江派者，其說亦圓亦奇，其人尚慧習機，駸駸乎廢脩譚悟，棄古師心，將以空為室，覺為堂，一切無礙為戶，而流之弊不可言矣。⁸⁸

說法一如清儒《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經學六變，學歸漢、宋的觀點，⁸⁹張氏分析頗為精到，晉江派、姚江派，就是理學／心學；宗朱／宗王不同立場，只是言其出版形態，時序較為模糊，《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中《朱子聖學考略》提要云：「洎乎明代，宏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爭詬；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則仍申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⁹⁰言其

⁸⁶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視之為偽，卻也認為是晚明極具創意、極具影響的作品，於後補記清・張岱《四書遇》將《四書評》視為李贄自作情形，更能反映明人普遍的看法。頁 239-260。

⁸⁷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18〈科場禁約〉，頁 824-825。

⁸⁸ 明・張蔚然：〈四書說統序〉，明・張振淵《四書說統》（明天啟三年石鏡山房刊本，明），頁序 3-5。

⁸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經部總序〉，頁 1。

⁹⁰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97〈子部·儒家類存目·朱子聖學考略〉，頁 2006。

風氣變化，正德一變，隆慶又變，朱學陸學互有升降。所謂陸學其實是王學，新舊勢力改換，也牽涉庶民的商業活動，趨新與保守兩種方向，加上坊刻推波助瀾，嘉靖以後在科舉誘因與書坊逐利情況下，變化更為激烈，出版更雜更多，諸多創新說法，既多元又分歧，甚至乖離儒家核心價值。然而紛雜之餘，檢覈不同發展階段，始終反映明儒以四書建立一代學術主體的企圖心，丘兆麟〈序百方家問答首〉云：「比較宋儒，我明諸方家彬彬然，超而上之矣。」⁹¹標榜明儒學術成就，乃是講章當中經常出現的說法，也是貫串不同立場、不同階段的共同思考，晚明講章雖然紛雜，也充滿商業操作手法，偽託、重刊、合刊等，但形塑明儒學術主體意識更為強烈，乃是無庸諱言之事。比較黃宗羲《明儒學案》前後序文，從〈原序〉云：「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堂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為一閭之市，可哀也夫！」⁹²批判晚明講章紛雜，深有感概，最終改為「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⁹³強調明儒心學精微之處，從批判儒入於釋，學林如鬧市；到辨析精微，足以分判佛、老，黃宗羲標舉講學意義，建構心學價值，乃是反省晚明思想競逐情態的結果。然而仔細推敲，紛亂起於心學新解的衝擊，也而是當時人普遍的看法。科舉誘因之下，晚明四書講章紛然而起，宗朱、宗王兩派激盪發展，明儒恐怕更自豪於四書詮釋推展的多元，以及延伸而出對於聖人之言多層面的體會。

五、結論

艾爾曼（Benjamin Elman）檢討中國晚期帝制，認為「帝制中國、士紳社會和新儒家文化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其軸心就是科舉考試這一『教育陀螺』」，⁹⁴明代科舉考試關鍵在於四書，這一個教育陀螺正是在四書詮釋當中旋轉而出，宋元之際，四書雖列為科考，但

⁹¹ 明·丘兆麟：〈序百方家問答首〉，明·郭偉：《皇明百方家問答》（明李氏聚奎樓刊本，明），頁序4-6。

⁹² 清·黃宗羲：〈黃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學案》，頁9。

⁹³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頁7。

⁹⁴ 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撰，劉曉藝譯：〈科舉考試與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收入美·伊沛霞、姚平、張聰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55。

影響尚淺，明代才是朱學真正成為正典的時代，清人對此有深入的觀察，錢陸燦〈天蓋樓四書語錄序〉云：

自朱子之書出，然後人知四子之經，冠於諸經之上，而為聖賢語論之樞機，道德之橐籥焉。然余考《宋史·藝文志》，當是時，非宣《學》、《庸》未有是正，即《論語》、《孟子》，尚依班固例，序為「語類」，而與朱子之書未合為一。以頒於學宮，行於天下，蓋又莫盛於勝國洪武取士之制藝，與永樂刊序之《大全》焉。自《大全》之書出，夫然後學者欲治各經，先治四子之經；欲治四子之經，先發明四子之理於八股。蒙以養正，習與性成，義霑肌髓，言本心術。上以此求，下以此報。理之是非，如黑白之入明鑑也；文之輕重，如鐵炭之載權衡也。材何不周、邵，俗何不成、康，此我國家所以仍其取士之制而不廢。⁹⁵

對於八股文的說法，傾向於正面，迥異於後人認知，但明清四書學傳承，確實符合文獻蒐輯的觀察，有些明儒講章其實是在順治、康熙時期刊印，可見改朝換代，但其中仍是一脈相承，朱學為宋元明清思想主軸，乃是無庸諱言之事。至於內在隱然的發展，正是四書詮釋的轉折與變化，明代四書詮釋反映時代與思想相互激盪情形，萬恭〈四書兩家粹意序〉云：

率天下以尊朱，以其故洪、永之際，薄海同文，士鮮邪說。當是時也，有異士而無異習，此一變也。成、弘以來，人私其書，士私其學，穿鑿意見，渙綜指歸，繹朱詮若理棼絲而莫知其紀，究書竅若探浩海而不得其涯。蔡清氏輩作為《蒙引》、《存疑》書以維之，司銓者執是以黜陟乎學官；典文者執是以殿最乎多士。當是時也，有異習而無異文，此再變也。嘉、隆以來，悖違祖制，滅裂朱書，毀棄蔡傳，涉乎不可識知之度，而游乎無所搏執之淵，呈技則郢書而燕說之，取士則一指而十錄之，漢董仲舒氏以為家異學、人異說，非《春秋》之所以大一統也，時則有異習而亦有異文，此三變也。乃尊朱之義安在哉，非所以仰慰我高皇帝大一統之心也。⁹⁶

⁹⁵ 清·錢陸燦：〈天蓋樓四書語錄序〉，清·呂留良：《四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附錄二」，頁1047-1048。

⁹⁶ 明·萬恭：〈四書兩家粹意序〉，明·賈如式編：《新刊四書兩家粹意》（明萬曆十一年刊本，明），頁5-6。

所謂「有異士而無異習」指出治統威勢所及，雖有異能奇才之士，但齊道德、同風俗，風氣未改；所謂「有異習而無異文」指治統威勢逐漸消解，從政教而及於心術事理反省，個人對於經典詮釋有更多反省與見解；所謂「有異習而亦有異文」則是風氣已開，四書著作勃然而興，宗朱與宗王不同立場，思想相互激盪，詮釋既多元又分歧。三變說法符合明代四書撰作情形，儒學浸潤影響，朱學為其思想核心，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訴求，朱學於帝制、士紳、庶民之間擴散發展，帝王援以繼承道統，肆行政教合一的思想基礎；士人援以為立身處世義理的思考，體會不同，各有詮釋；繼而及於士庶之間，書坊援以得利祿，學人用以取功名，各逞意見，各立宗旨，雜以佛、老，已非傳統所能範圍，學術漸變之機，反映明政教風俗擴展趨向，陽明心學未必直接象山，遙契孟子心學，回歸於學術背景，義理思考乃是反省朱學所產生的結果，以四書著作當中，有關《孟子》著作並無明顯增加，反而是《大學》、《學庸》討論更多，後人嘗試調和朱、陸分歧，但陽明對於象山其實創發之處不多。⁹⁷心學、理學分化，觸動多元詮釋，講章雖然蕪雜，卻反映明儒形塑學術主體地位的籲求，四書為明儒學術核心，濡染影響由此可見。撮舉成果如下：

- 一、宋元之際四書尚屬於傳播階段，明代官學化使得朱學成為權威，四書成為儒學最重要文本，影響甚至擴及日本、朝鮮，形成東亞文化圈，儒學成為傳統思想核心，四書正是其中關鍵，明儒對於四書多層次思考具有關鍵性作用。
- 二、明代四書傳習既廣，明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階段，為治權政教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階段，為義理辨析時期；神宗、光宗、熹宗、思宗階段，為多元開展時期，明代四書學可以分出三個發展階段。
- 三、太祖重用浙東學人，程、朱已是顯學，歷建文而至成祖，尊朱立場不變，《四書大全》更是皇權威勢下以道統名目進行政教整合工作，化解宋元不同系譜的分歧，也有以新安一系取代浙東學人的安排，用意在於強化個人權力來源。
- 四、憲宗即位之初，皇統威勢逐漸消解，政、教之間鍵結鬆動，儒者反省心性事理，開啟自由多元風氣，弘治、正德、嘉靖之間，理學、心學、辨偽學各據文本，宗旨既分，各有堅持，遂有不同於前的情況。
- 五、神宗之後坊刻活躍，宗朱與宗王，相互激盪，書坊逐利結合科舉誘因，諸多創新說法，饒有新意，卻也歧異彌甚，趨新與保守兩種方向，結合市場機制有更蓬勃的發展，明儒以四書形塑學術主體的企圖心也更為強烈。

⁹⁷ 明·錢大復：〈合編自序〉云：「總之以陽明未發之意，體紫陽未發之旨，令後人無病陽明，亦無病紫陽，俾聖道大明，如日中天耳。」明·錢大復：《四書證義筆記合編》（明刊本，明），頁4。

朱熹以四書建構儒學體系，明代則是四書具體實踐的時代，從政教而及士人，由士人而及庶民，從實踐到反思，從反思到創發，共同進行四書義理的思考，政教的鬆動，促發不同的詮釋，明儒對於四書的反省實踐相當多元與分歧，然而朱熹學術始終為明儒思考的中心，視之為「執拗的低音」，⁹⁸不如稱為思想的背景音樂。雖然文獻的蒐輯、資料的檢覈，以及數據的檢討，頗費工夫，但思想史研究必須要有清晰背景了解，才能正確判斷其中得失。筆者藉由檢視明代四書撰作數據，得見明儒多元思考以及超乎心學視域的觀察，從轉折當中了解四書學的衍繹與變易，期待還原明儒四書詮釋真實樣貌。然而諸多善本文字漫漶，所存既寡，辨識為難，分析難以全面，管見殊無自信，尚祈博雅君子有以諒之。

⁹⁸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年），頁15-72。參見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全集》，第12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150-153。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 An Press, 1991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 Jin Press, 1986 年)。
- 元·陳櫟 CHEN, LI:《定字集》*Ding Yu 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王艮 WANG, GEN:《王心齋全集》*Wang Xin Zhai Quan Ji*(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 Wun Book Company, 1987 年)。
- 明·王文祿 WANG, WEN-LU:《大學彙函》*Da Xue Hui Han*·《中國子學名著集成》*Zhong Guo Zi Xue Ming Zhe Ji Cheng* 本(臺北 Taipei: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China Sub-science Masterpieces Integrated Editing Foundation, 1978 年)。
- 明·王守仁 WANG, SHOU-REN 撰,吳光 WU, GUANG 編校:《王陽明全集》*Wang Yang Ming Q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92 年)。
- 明·朱長春 ZHU, CHANG-CHUN:《新刻朱太復玄栖山中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Xin Ke Zhu Tai Fu Xuan Xi Shan Zhong Shou Er Si Shu Zhu Yi Xin De Jie*(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明)。
- 明·吳與弼 WU, YU-BI:《康齋先生日錄》*Kang Zhai Xian Sheng Ri Lu*(京都 Kyoto:中文出版之社 Chinese Press, 1977 年)。
- 明·呂柟 LYU, NAN:《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Lu Nan Ji Jing Ye Jing Xue Wen Ji*(西安 Xian:西北大學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
- 明·李詡 LI, XU:《戒庵老人漫筆》*Jie An Lao Ren Man B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年)。
- 明·沈德符 CHEN, DE-FU:《萬曆野獲編》*Wan Li Ye Huo Bian*(臺北 Taipei: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Xin xing Bookstore co., ltd., 1976 年)。
- 明·周洪謨 ZHOU, HONG-MO:《辨疑錄》*Bian Yi Lu*, 收入《叢書集成三編》*Cong Shu Ji Cheng San Bian*(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社 Xin Wen Feng Press, 1997 年)。
- 明·林希元 LIN, XI-YUAN:《四書存疑》*Si Shu Cun Yi*(日本承應三年(1654)刊本,明)。

- 明·胡廣 HU, GUANG 等纂修：《性理大全》*Xing Li Da Quan*·《孔子文化大全》*Kong Zi Wen Hua Da Quan*（濟南 Jinan：山東友誼書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ress，1989 年）。
- 明·高攀龍 GAO, PAN-LONG：《高子遺書》*Gao Zi Yi Sh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張振淵 ZHANG, ZHEN-YUAN：《四書說統》*Si Shu Shuo Tong*（明天啟三年石鏡山房刊本，明）。
- 明·許孚遠 XU, FU-YUAN：《大學述》*Da Xue Shu*（明萬曆刊本，明）。
- 明·郭偉 GUO, WEI：《皇明百方家問答》*Huang Ming Bai Fang Jia Wen Da*（明李氏聚奎樓刊本，明）。
- 明·陳琛 CHEN, CHEN：《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Chen Zi Feng Xian Sheng Si Shu Qian Shuo*（明崇禎十年刊本，明）。
- 明·湛若水 ZHAN, RUO-SHUI：《湛甘泉先生文集》*Zhan Gan Quan Xian Sheng Wen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Bibliography Collection Committee*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Archives Series*（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zhuang yan wen hua co., ltd.，1997 年，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楮刻本影印）。
- 明·湛若水 ZHAN, RUO-SHUI：《聖學格物通》*Sheng Xue Ge Wu Tong*（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
- 明·程瞳 CHENG, TONG：《新安學繫錄》*Xin An Xue Xi L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 shan Press，2006 年）。
- 明·黃光昇 HUANG, GUANG-SHENG：《四書紀聞》*Si Shu Ji Wen*（明萬曆六年（1578）刊本，明）。
- 明·楊士奇 YANG, SHI-QI 等：《明太宗實錄》*Ming Tai Zong Shi L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校印，1966 年，據北京圖書館紅格抄本影印）。
- 明·萬恭 WAN, GONG：〈四書兩家粹意序〉“*Si Shu Liang Jia Cui Yi Xu*”，收入明·賈如式 JIA, RU-SHI 編：《新刊四書兩家粹意》*Xin Kan Si Shu Liang Jia Cui Yi*（明萬曆十一年刊本，明）。
- 明·鄒元標 ZOU, YUAN-BIAO：《願學集》*Yuan Xue 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管志道 GUAN, ZHI-DAO：《管子惕若齋集》*Guan Zi Ti Ruo Zhai Ji*（臺北 Taipei：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序刊本）。
- 明·劉三吾 LIU, SAN-WU：《孟子節文》*Meng Zi Jie Wen*，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Beijing Library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and Editing Group：《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jing Library Rare Book Series*（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Press，1988 年，據洪武二十七年序刊本影印）。

- 明·蔡清 CAI, QING:《四書蒙引》*Si Shu Meng Yin* (日本寬永十三年(1636年)刊本,明)。
- 明·蔡清 CAI, QING:《四書蒙引》*Si Shu Meng Yin*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錢大復 QIAN, DA-FU:《四書證義筆記合編》*Si Shu Zheng Yi Bi Ji He Bian* (明刊本,明)。
- 明·薛瑄 XUE, XUAN:《讀書錄》*Du Shu Lu* (京都 Kyoto:中文出版之社 Chinese Press, 1977年)。
- 清·毛奇齡 MAO, QI-LING:《大學證文》*Da Xue Zheng Wen* (嘉慶元年刊《毛西河先生全集》本,清)。
- 清·皮錫瑞 PI, XI-RUI:《經學歷史》*Jing Xue Li Shi* (臺北縣 Taipei County: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Hanjing Culture co., ltd., 1983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經義考》*Jing Yi Kao* (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 1979年)。
- 清·呂留良 LU, LIU-LIANG:《四書講義》*Si Shu Jiang Y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年)。
- 清·紀昀 JI, YUN等:《四庫全書總目》*Si Ku Quan Shu Zong Mu*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等:《明史》*Ming Sh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年)。
- 清·陳廷敬 CHEN, TING-JING:《午亭文編》*Wu Ting Wen Bian*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 (臺北 Taipei:華世出版社 Hua Shi Press, 1987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原著,清·全祖望 QUAN, ZU-WANG補修:《宋元學案》*Song Yuan Xue An* (臺北 Taipei:華世出版社 Hua Shi Press, 1987年)。
- 清·潘耒章 PAN, CHENG-ZHANG:《國史考異》*Guo Shi Kao Y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清·談遷 TAN, QIAN:《國權》*Guo Que*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年)。
- 清·魏裔介 WEI, YI-JIE:《兼濟堂文集》*Jian Ji Tang Wen Ji*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顧炎武 GU, YAN-WU撰,黃汝成 HUANG, RU-CHENG集釋:《日知錄集釋》*Ri Zhi Lu Ji Shi* (石家莊 Shijiazhuang:花山文藝出版社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1年)。

近人論著

- 王昕 WANG, XIN:《《四庫提要》竟陵派條目辨證》*Si Ku Ti Yao Jing Ling Pai Tiao Mu Bian Zheng* (哈爾濱 Harbin: 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2008 年)。
- 王汎森 WANG, FAN-SEN:《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Zhi Ao De Di Yin: Yi Xie Li Shi Si Kao Fang Shi De Fan Si* (臺北 Taipei: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Yunchen Cultural Industry Co., Ltd., 2014 年)。
- 王素琴 WANG, SU-QIN:《蔡清及其《四書蒙引》研究》*Cai Qing Ji Qi Si Shu Meng Yin Yan Jiu* (臺中 Taichung: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Doctoral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r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19 年)。
- 呂妙芬 LÜ, MIAO-FEN:《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Yang Ming Xue Shi Ren She Qun: Li Shi Si Xiang Yu Shi Ji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3 年)。
- 李紀祥 LI, JI-XIANG:《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Liang Song Yi Lai Da Xue Gai Ben Zhi Yan Jiu*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Student Bookstore, 1988 年)。
- 束景南 SHU, JING-NAN:《朱熹佚文輯考》*Zhu Xi Yi Wen Ji Kao* (鹽城 Yanche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ress, 1991 年)。
- 沈津 CHEN, JIN:〈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Ming Dai Fang Ke Tu Shu Zhi Liu Tong Yu Jia Ge”, 《國家圖書館館刊》*Guo Jia Tu Shu Guan Guan Kan*, 1996 年第 1 期(1996 年 6 月), 頁 110-111。
- 沈俊平 CHEN, JUN-PING:《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Ju Ye Jin Liang: Ming Zhong Ye Yi Hou Fang Ke Zhi Ju Yong Shu De Sheng Chan Yu Liu Tong*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Student Bookstore, 2009 年)。
- 周啟榮 ZHOU, QI-RONG:〈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Cong Fang Ke Si Shu Jiang Zhang Lun Ming Mo Kao Zheng Xue”, 收入郝延平 HAO, YAN-PING、魏秀梅 WEI, XIU-MEI 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Jin Shi Zhong Guo Zhi Chuan Tong Yu Tui Bian: Liu Guang Jing Yuan Shi Qi Shi Wu Sui Zhu Shou Lun Wen J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8 年), 頁 62-66。
- 林慶彰 LIN, QING-ZHANG:《明代考據學研究》*Ming Dai Kao Ju Xue Yan Jiu*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Student Bookstore, 1983 年)。
- 林慶彰 LIN, QING-ZHANG:《明代經學研究論集》*Ming Dai Jing Xue Yan Jiu Lun Ji*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 Press, 1994 年)。

- 國立編譯館 GUO LI BIAN YI GUAN 主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Xin Ji Si Shu Zhu Jie Qun Shu Ti Yao Fu Gu Jin Si Shu Zong Mu*（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 Li Bian Yi Guan，2000 年）。
- 陳來 CHEN, LAI：《陳來講談錄》*Chen Lai Jiang Tan Lu*（北京 Beijing：九州出版社 Jiu Zhou Press，2014 年）。
- 陳寒鳴 CHEN, HAN-MING：〈金華朱學：洪武儒學的主流〉“Jin Hua Zhu Xue: Hong Wu Ru Xue De Zhu Liu”，《朱子學刊》*Zhu Zi Xue Kan*，1995 年第 1 輯，總期第 7 輯（1995 年 12 月），頁 356-366。
- 陳恆嵩 CHEN, HENG-SONG：《《五經大全》纂修研究》*Wu Jing Da Quan Zuan Xiu Yan Jiu*（臺北縣 Taipei County：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Mulan Culture Press，2009 年）。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偽「古」仿「真」——豐坊偽《石經大學》之義理脈絡考察〉“Wei Gu Fang Zhen: Feng Fang Wei Shi Jing Da Xue Zhi Yi Li Mai Luo Kao Cha”，《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Di Qi Jie Zhong Guo Jing Xue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臺北 Taipei：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中國經學研究會 Chinese Confucian Studies Association，2011 年），頁 237-258。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Gong Fu Yu Jing Jie: Si Shu Da Quan Zhong Bei Shan Xue Mai Yi Li Quan Shi Zhi Kao Cha”，《孔子研究》*Kong Zi Yan Jiu* 第 153 期（2016 年 1 月），頁 51-64。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Chong Su Dao Tong: Si Shu Da Quan Zhong Di Xin An Xue Mai”，《成大中文學報》*Cheng Da Zhong Wen Xue Bao* 63 期（2018 年 12 月），頁 39-78。
- 勞思光 LAO, SI-GUANG：《中國哲學史（三上）》*Zhong Guo Zhe Xue Shi San Shang*（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store，1987 年）。
- 程元敏 CHENG, YUAN-MIN：〈大學改本述評〉“Da Xue Gai Ben Shu Ping”，《孔孟學報》*Kong Meng Xue Bao* 第 23 期（1972 年 4 月），頁 135-168。
- 黃彰健 HUANG, ZHANG-JIAN 校勘：《明實錄附錄》*Ming Shi Lu Fu L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84 年，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楊國榮 YANG, GUO-RONG：《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Xin Xue Zhi Si: Wang Yang Ming Zhe Xue De Chan Shi*（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7 年）。
- 劉勇 LIU, YONG：〈中晚明時期的講學宗旨、《大學》文本與理學學說建構〉“Zhong Wan Ming Shi Qi De Jiang Xue Zong Zhi, Da Xue Wen Ben Yu Li Xue Xue Shuo Jian Gou”，《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 研究所集刊》*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Kan* 第 80 本第 3 分 (2009 年 9 月), 頁 415-426。DOI:10.6355/BIHPAS.200909.0403。
- 劉勇 LIU, YONG:〈王陽明《大學古本》的當代競爭者:湛若水與方獻夫之例〉“Wang Yang Ming Da Xue Gu Ben Di Dang Dai Jing Zheng Zhe: Zhan Ru Shui Yu Fang Xian Fu Zhi Li”,《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 Guo wen Hua yan Jiu Suo xue Bao* 60 期 (2015 年 1 月), 頁 160-161。
- 蔡仁厚 CAI, REN-HOU:《王陽明哲學》*Wang Yang Ming Zhe Xue*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store, 2007 年)。
- 鄧克銘 DENG, KE-MING:〈李卓吾四書評解之特色:以「無物」、「無己」為中心〉“Li Zhuo Wu Si Shu Ping Jie Zhi Te Se: Yi Wu Wu Wu Ji Wei Zhong Xin”,《文與哲》*Wen Yu Zhe* 第 13 期 (2008 年 12 月), 頁 91-120。
- 蕭啟慶 XIAO, QI-QING:〈元代科舉特色新論〉“Yuan Dai Ke Ju Te Se Xin Lu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Kan* 第 81 本第 1 分 (2010 年 3 月), 頁 1-36。DOI:10.6355/BIHPAS.201003.0001。
- 鍾彩鈞 ZHONG, CAI-JUN:《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Ming Dai Cheng Zhu Li Xue De Yan Bian* (臺北 Taipei: 中研院文哲所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19 年)。
- 日・丸山真男 MARUYAMA MASAO:〈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研究的個人歷程“Yuan Xing Gu Ceng Zhi Ao Di Yin Ri Ben Si Xiang Shi Fang Fa Lun Yan Jiu De Ge Ren Li Cheng”),《丸山真男全集》*Wan Shan Zhen Nan Quan Ji* 第 12 卷 (東京 Tokyo: 岩波書店 Iwanami Bookstore, 1996 年), 頁。
- 日・辻本雅史 TSUJIMOTO MASASHI 撰, 田世民 TIAN, SHI-MIN 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Ri Ben De Chuan Shi Dai Si Shu Xue De Kai Zhan Yu Zhuan Bian: Cong Mei Ti De Guan Dian Chu Fa”, 收入黃俊傑 HUANG, JUN-JIE 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Dong Ya Ru Zhe De Si Shu Quan Shi* (臺北 Taipei: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年), 頁 131-135。
- 日・佐野公治 SANO KOUJI 撰, 張文朝 ZHANG, WEN-ZHAO、莊兵 ZHUANG, BING 譯:《四書學史的研究》*Si Shu Xue Shi De Yan Jiu* (臺北 Taipei: 萬卷樓圖書公司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 2014 年)。
- 美・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撰, 劉曉藝 LIU, XIAO-YI 譯:〈科舉考試與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Ke Ju Kao Shi Yu Di Zhi Zhong Guo Wan Qi De Zheng Zhi She Hui Yu Wen Hua”, 收入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姚平 YAO, PING、張聰 ZHANG, CONG 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 (思想文化史卷)》*Dang Dai Xi Fang Han Xue Yan Jiu Ji Cui: Si Xiang Wen Hua Shi J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12 年), 頁 153-178。

韓・鄭亨愚 JUNG, HYUNG-WOO : 〈《오경 (五經) 사서대전 (四書大全)》의 수입 및 그간판 (刊板) 광시 (廣布)〉 (五經四書大全的輸入與其刊板廣布) “Wu Jing Si Shu Da Quan De Shu Ru Yu Qi Kan Ban Guang Bu”, 《東方學志》 *Dong Fang Xue Zhi* 第 63 卷 (1989 年 9 月), 頁 1-27。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the Writing about the Four Books in Ming Dynasty

CHEN, FENG-YUAN

(Received December 10, 2019 ; Accepted October 20, 2020)

Abstract

Zhu Xi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Confucianism basing on the Four Books. As for Ming dynasty, people of different levels practiced the philosophy in the Four Books from different stands. Rulers,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all practiced and rethought the ordinance of the Four Books. After pondering, they even put forward new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and content of their writings about Four Books, there are three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in Ming. First, the period of imperial education: rulers quoted Zhu's curriculum a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in Ming Taizu, Huidi, Chengzu, Renzong, Xuanzong, Yingzong, and Jingdi. Second, the period of analyzing the ordinance: scholars emphasize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in Ming Xianzong, Xiaozong, Wuzong, Shizong, and Muzong. Third, the period of diverse advancement: people argued about Philosophy of Mind (*xinxue*) and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with each other in Ming Shenzong, Guangzong, Xizong, and Sizong. It reveals that Confucianism gave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influences and Zhu's curriculum were spread and developed by rulers, officials, as well as common people. The emperors quoted the Four Books to succeeded to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in order to fuse academia with politics. The officials quoted it to think of the best way of living in the world. The bookshops used it to acquire wealth while scholars used it to achieve honor by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Moreover, the division betwee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agitated people to give mo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Books. To be sure, the Four Books was the academic core of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had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

Keywords: Ming Scholars, Zhu Xi's Curriculum, the Four Books, Philosophy of Mind (*xinxue*),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